甗甄洞續稿

甌甎洞續稾文部卷之三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馮攀龍　校刋

墓誌銘五首

明故惠安大尹子承蕭公墓誌銘

惠安公以萬曆癸未十二月二日卒於家越八年其子譽始奉周尚寶元孚所爲狀來請銘予惻然悲之因憶公令惠安時嘗遇予榕城一見輒吐情實私謂予繼美不習爲吏乃闖之馭吏者又率賤驅馳而艮詭遇豪傑之士有褱足去耳予惟惠安之政且成安

得出此憤憤語無何公中奇禍被逮下　詔獄邑父
老冤之而朝論因以爲疑事遂解從薄譴以歸已得
其被逮下獄諸詩讀之怨而不怒憂而不傷又庶幾
風人之旨而與　獻吉稚欽兩先生諸作相先後益知
公正氣自天植不以禍福介也乃僅踰耆而逝悲哉
按公姓蕭名繼美字于承羅田縣人蓋其先家河之
南宋靖康末始有仕爲蘄春令者因家蘄春之八兒
河元至正間避亂從鄱陽而于歙公寔自鄱陽返八
兒河尋徙羅田之左河蓋左河在多雲山之陽風氣
攸聚而于歙之傅祜善相地遂卜爲定居其後稍生

存禮存禮生信信生洪洪以髫年舉景泰癸酉鄉試
仕有令名歿祀於鄉社尤河蕭氏自洪著矣洪生時
臣時賓並舉弘治壬子鄉試時臣令上蔡時賓令分
宜皆不忝有父風時臣則公王父也生公父處士公
玭娶胡孺人正德己卯六月五日生公公生甫及期
而處士公蚤世胡孺人年才二十有六矢節撫公暨
公七歲就外傳每以不得見父爲恨依依其母前問
父何狀母曰甚矣兒之似父也公因自鏡其形圖父
形以示母母哭示僮僕僮僕哭示其傅傅下淚鄉人
人異之十五經術通補邑學弟子會晉江蔡先生來

爲邑博士日聚諸生談性命之學諸生見以爲迂稍
稍散去而公獨尋信依歸之因自號敬吾子自是學
日益過日寡勤以古賢聖自期卽冥冥所爲無不可
與天知者嘉靖丙午舉鄉試益不替其敬學矜志燕
居無惰容與人無狎言遠色而歲時奉母則左曲極
愉婉卽一啓口一舉足不敢忘久之胡孺人捐幃公
煢煢草土間一歷不三年不解帶迨服除將遂爲終
焉計無意復對公車曰毋節未顯而身自貴非孝也
蔡先生詒書以大義趣之方復就試不第因謁選得
惠安云惠安爲閩海罷邑又新掛倭夷者未起成者

永休公至閔然勞苦之一意以拊循爲務而猶內犢
糗糧外修楲溝民始喁喁然樂生邑故無城城之自
公始緩急遂有所恃稱巖邑又伐石築輞川堤七百
丈捍潮護田而城益固已乃括廢寺侵田若干畝代
民輸餉又別置田若干畝以濟貧儒後邑人名堤君
田皆以蕭冠之志感也諸從民使不遺餘力爲致之
其所不便雖上官弓討其上寧決去就而已至一切
阿附遊媚以希世延譽皆鄙而不爲有督郵且至而
苛責邑餉不給者公詩其壁以諷之督郵大慙去然
自攝公矣丁卯公預闈試專所取多一時名人顧公

積勞五年名績爲諸邑冠而卒不見表異歷歷與庸俗吏伍故其意常倦遊驅馳詭遇之歎蓋有激乎其言之也自解 歸獄里居一無所怨尤而從事實學愈力且得就正其鄉耿在倫先生駸駸有徹悟庶幾不知老之將至癸酉子謇舉於鄉有司舉胡孺人孀節部使者將關於朝旌之公夙願於是稍酬乃以暇日取其生平所著詩文及雜組五種者諸書共若干卷授其子謇藏之家戒勿以示人未幾寢疾不起天年六十有五其前一日猶與友人萬元善論學論文亹亹不倦或問以家事即不應公不可謂正斃哉亂

黄孺人內行醇至左右公成名孺生一子即譽字登譽娶胡別駕汀女孫三人長斯震娶諸生王廷揚女次斯馨聘宋懷慶子得女次斯和聘徐延平宗曾女女孫四人長適諸生周申次適諸生王三捷次聘胡一清次聘高子士曾孫女一未字嗟乎公子然遺孫也爲能抗志修家學振厥世之統以開子孫遠圖有稱於蕭大矣乃其業止百里長猶蒙難以去於世何跉踔也顧身退之後覩見其毋以節顯子以文行顯又三孫玉立世澤寖長皆蕭之先所未有天人倚伏之際微乎難言哉至公娶患難而不自失擅著作而

不自才則非以學術勝不能迺耿先生爲作傳盖有取焉予故誌其大者銘之墓在某山之陽銘曰

蕭之遺胤乃有斯人抱古心而獨立履末路而離屯磨之不磷吐之而世彌珍何吏之拙而儒則醇天道孔邇孰知匪之爲信俾爾門閥奕奕于孫振振於稽其世在貞珉

明故儒林郎朔州同知于陟下君墓誌銘

萬曆甲申正月廿五日朔州君卒年七十有五卒於家明年乙酉十二月二十日葬洪叢之原祔曾祖母塋又踰六年辛卯其子應徵應聘並遊南太學與吾

兒士良善因東狀致幣長跽乞銘於予予憶四十年
前在京師聞諸其鄉李文定公嘗談及于氏爲廣陵
右族累世有高貲爲一郡冠而尤好行其德以急人
之私士無遠近誦義蓋指君之祖若父也予既心重
其家世德而二子又褒然抱經術待用縣官且造予
執通家禮甚恭遂不敢以耄辭取狀而叙述之于君
名珂字子陟其先自大士祖占籍廣陵數傳至文貞
文貞生福福生玹玹字封中書公晟是爲君父母王
氏封孺人皆以任子貴也王孺人以正德庚午八月
四日生君君少有大志剌經綴文雅爲同儕所推讓

久之竟格一第用中書公命入貲爲太學生屬其家五世共爨食指蓄多中書公且倦勤因勑君佐家政君亦毅然肩之葢君故多才智善治生然一切耻用其心算觔使農無輟耒而不苛食其餘商無留居而不盡網其息逋者寛之歷者恤之歲以爲常以故下懽羣情上當中書公意且身任百勞而不以一錢斗粟營私帑里人稱之曰使卞叔子他日得司國計當如其家矣其後家政既修貲益累厚君乃得謁選授粵西藩幕故事幕職取具揖讓送迎善事大吏爲勝任耳君入粵獨以廉幹自見諸大吏皆厚遇之時粵

寇不靖單府方檄君議用兵君至畫地為山谷白軍府曰此小醜負嵎而懷豕心者耳何足以煩大兵且兵之有利有不利招而懷之示以恩信則萬全軍府如其言使之單騎往諭諸酋諸酋竟自退伏解散去四境晏然粵人喜其功曰下君以三寸舌當百萬師壯哉緣是行能益著擢知開州開州畿輔重地所職詰捕視他邑倍繁君但申保伍嚴遊徼飭虞候以坐制之盜風盡息尋受知上官檄視篆按治雜獄夯委無虛日君遂倦遊奏記自免歸先是中書公卧疾時伯子仕於　朝而仲子不祿君獨日侍牀第進七

藥衣不解帶者旬月餘比公未及小愈而王孺人暴卒君執然外治喪而猶晝夜強入慰中書公無何中書公亦不起君悲號毀裂益不自勝會四方弔客踵至君從草土間擗踊應酬曲中古喪禮觀者無不感容稱善其後每遇節忌膺拜兩尊人遺像輒淚下哽咽終其身不衰比歸自開州又不靳厚飾筐篚爲兩尊人乞諸當代鉅公名筆或誌其幽或表其墓道及輓誄請文彙而成書用彰不朽嘗遊金陵過冶城見道旁荒冢廢祠驗之則晉尚書驃騎將軍卞壺墓也君惻然心動曰安知非吾卞之先臣乎考將軍後裔

循時嘗行廣陵相又安知廣陵諸卞非將軍裔乎雖世遠胄系不可考乃其父子忠孝凛凛爲百世師何同姓而忍漠然安在其不忘本也因聚族而謀捐貲庀材伐石負土蔚然一新之而復率子姓祀以少牢成禮而去至今都人士多公慷慨倡大義類此居恒好施結客有祖父風至自御則澹泊若儒素不隨俗作遊冶修麗態與人風度宏坦能容小過尤能忍小忿人亦諒其無它學然樂觀之晚年頗厭市囂築樓邗江之濱日臨其上靜觀太虛因自號虛樓于非久病在彌留弟呼二子誨以勵志勤學無一語及家目

遂瞑嗟乎君庶幾乘大虛往哉初配高孺人爲大司
徒高公銓孫女先卒繼配孫孺人爲恩官周公珍女
内德並茂宗鄰賢之高舉一子太學生萊亦先卒周
舉二子一女子即應徵應聘應徵娶何憲副城孫女
應聘娶王別駕汝奇女女適高光祿楷子壙孫女俱
應徵出一聘太學生王保民子士一尚幼銘曰
維揚之俊世濯攸鍾才不大售而克𥚃其躬仕不大
顯而克樹其府好施樂恤用廣乃祖乃父夙閔先臣
之死國殲于敵而新其封赫赫大義表於江東宜尒
壽考令終嵩祀斯崇載言貞石示麗脩宮

明故熊處士惟登墓誌銘

處士之卒也予旣匍匐往哭之越三年其子文熙輩卜以萬曆辛卯十二月望前一日奉處士柩葬鴈落湖祔其父宗禹公墓右先期造予以誌銘請謂予與處士生死交也其復何辭　按處士名楚善字惟登興國州富口人其先豐城市汊人有祖世傑元祐中進士及第官翰林尋以言事忤旨謫黃岡令生一子於舟中因名楫入　國初楫避僞漢兵徙家富口久之易楫爲福占州籍長子孫傳至子和公鏞宗禹公濬父子經營積居稍稍開產業又徙今畬谷居焉處士

郎宗禹公子也母劉孺人以嘉靖乙酉九月十五日生處士處士自少警敏好讀書宗禹公爲延名師授以經術輒通曉大旨爲文能自吐其奇會宗禹公暴病不禄處士子然與劉孺人形影相弔遂至軀體孱弱不任誦習之勞劉孺人以爲憂因令廢學秉家政屬閭左豪利其腴產將乘孤弱而卵殈之訟於官人人爲熊氏危矣處士毅然矢諸天曰有祖父之靈在使畬谷不保安用孤於是畀首丞郡使君月白郡使君竟直處士而抑閭左豪里人相顧失色曰是孤也不易動矣其後內難外侮不戢而定乃得安事劉孺

人而曲承其意用能日振家祚拓先人之田廬修長者之質行以自樹且諳習世故人情而善爲說辭不輕然諾每爲人排難解紛一稟於信義而傅於典章使人人悅服而後已至欲行金爲處士壽則有掩面走耳以故處士名益著士大夫無不願交厥幾布衣之儒而俠者乎每郡使君召問耆老民間疾苦及保境救荒諸大計而獨處士有所奏對輙見采録而以更老之禮禮之其它因人成事者並自失居毋喪哀毀骨立殯祭皆執古禮以孝聞遇宗黨戚屬仁而不阿督誨諸子一無所姑息課農人樹稻樹竹木纖悉

有條無敢私愛其乃又生平好潔晨起趣童子掃除堂廡門庭拂拭戶牖几榻客入見以爲精廬有爲童子稱病者處士曰非若所知室靜則神清乃所爲不病也暇日靜坐一室焚香誦詩取自適客至輙呼飲飲不十數行輙陶然假寐席上有元亮之風焉晚年髮少斑白益健飯夏多露寢冬不挾纊予以爲壽徵也乃一病數日遂不起傷哉傷哉卒之日爲萬曆己丑二月廿八日行年六十有五初娶吳孺人生一子文炳婦劉氏並先卒繼娶夏孺人生四子文熙婦劉氏文翰諸生婦吳氏文昌諸生婦滁氏文明婦孫氏

孫六人華誥文炳子婦鄒氏華袞華冕華宗文熈子華封文翰子華冑文昌子並幼既論其世而復有深慨焉憶予吾髮時先大夫觴宗禹公而使予行酒宗禹公避席起摩予首曰國器也因令處士與予相結處士年少予一歲常兄事予後雖出處異途無歲時不相勞問而關休戚通有亡者五十年如一日盖處士不軒冕予予亦不知處士布衣也頃予罷歸處士又遣其二子時時來問業且從吾兒遊甚驩三世通家分不薄矣非予銘處士而誰銘耶銘曰

謂處士儒行何矍矍謂處士俠言何察察敦信義而

重然諾其處儒俠之間乎鄉汝宅者汝父志汝幽者汝友子子孫孫其世守

明懷遠縣儒學訓導莊則勸莊君墓誌銘

吾友莊君頃歲卒於官櫬還富口予舉上祖哭之其孤自清業已拮据襄大事造予請銘予未忍遽銘蓋傷之也今墓草再宿矣因追憶其生平之槩撰次之君名以善字則勸興國州富口人其先與蘄公隆徙自春新縣凡數傳至處士克闇公侍郎君父也毋劉孺人予嘗誌處士墓載莊氏世系及處士諸質行甚詳不再述初處士感異夢而生君知非常兒已果岐

嶷秀朗雜處群稚中時時陳俎豆習升降以爲娛伯父克溫公儼見而奇之謂是兒當以儒顯因令就經師受學數歲經術成益負大志會處士爲里中豪所構大破其家客有諷君當棄儒爲治生計者君謝曰棄儒徒辱吾親非計也因益下帷自奮一出試爲諸生高等督學使進而廩之尋復假館受徒稍稍取精食承處士養處士喜曰此吾兒不棄儒之力也吾可以忘貧矣處士故嗜飲晚年益豪每與二三酒人貰飲肆中輙以牙籤爲質籤盡則分其廩之餘以償之君惟父意所適無不立應君文師事伯父父事季父

克言公信並得兩公歡心而內行益篤有弟以嘉夭
而遺一癸二孫君旣竭力厚葬弟而猶衣食其孫而
婚嫁之無何處士與劉孺人相繼下世君毀瘠幾不
勝禮已廬墓三載餘哀未忘諳父母所嘗嗜不忍食
諸父母所未御不忍衣其由行古人之道乎蓋自遭
喪以後累歲大饑十口嗷嗷日貸粟以餔之曾無宿
飽君猶栩栩然自得客至輒止而觴之即斧案爲薪
解余稠爲具一無所愛至於辨志先義利臨財慎取
與則雖饑寒迫身不少變古孝廉之士其庶幾乎爲
文博綜古今取材諸大家而能自成一家江漢間士

人無不聳慕推先生者鄉里後進生多出其門起家對公車者數輩抱策待用縣官者數十輩君竟以數奇不售有司毋老乃得齎函貢身領懷遠司訓此何異神龍失水自壁間投於人乎比自京師還過里將赴官已有病容而含淚別乎又多永訣語心竊異之抵懷遠幾數月寢疾而逝傷哉櫬行懷遠諸生哭送之比反宮日諸親友哭迎之亦可以觀君矣君生嘉靖壬午十月晦日卒萬曆戊子十一月晦前一日享年六十有六娶管氏先卒生一女適仁義里朱希闊而孤自清則相室黎氏出也婦毛氏自清貧益甚然

能抗志讀父書亦已試為諸生以庚寅十二月十二口葬君六墩祔處士塋左傷哉君與予自少莫逆至老不衰以君之才非予及也乃予遇君不遇非予所知且居恒負文名而不矜蒙家難而不自失嘗為有力者所擠而緩其責期卒無怨色暇日登山臨水縱飲豪吟令風度灑然至今可想而挹予嘗有過君盡言規之予一無所能君又洊譽之予作郡時將延君為兩兒師三請而後至見予郡齋蕭然喜曰予為廉吏真吾友也暨予自大梁罷歸乃得除別館館君分粟而飽者數歲而後北上謁選歷幾古道交也今君已

矣乎無以為質矣而又不能厚恤其孤視郈成子張
卿之高義有餘愧焉尚忍銘若哉銘曰
嚋拙汝遇而藝則工嚋嗇汝享而器則宏世莫汝庸
道之將窮介一命而長終傷哉天乎六墩如墉不樹
不封斯廣文之幽宮

明奉政大夫江西贛州府同知抑之郤公墓誌
銘

奉政公卒葬其州陸官屯且四年其伯子以仁始被
命徵入為陝西道御史乃自京師馳使山中乞予銘
其辭甚哀予不得以耄謝先是予嘗銘其季父大參

公墓論世詳矣蓋黔之有普安也自 高皇帝始普
安之有邵也自其祖旺始而邵之有封爵也則自中
憲公華譜始中憲公嘗爲重慶丞娶金恭人生四子
而公行三名元高字抑之自號賓陽子居恒與其兄
貢士元吉僉事元善弟大參元哲自相師友脩經術
振家聲遂爲衣冠右族尋以大參報守淮之政得
賜爵贈其父中憲大夫母封恭人云公體貌魁梧自
少負奇節性更篤孝年十四時自重慶扶中憲公櫬
還隨路爲孺子泣路人哀之未幾伯父言伯母吳相
繼不禄公服喪如喪中憲公比就京師受學有星家

者感公以禄命謂宜棄儒而商公厲聲斥之我生不
有命在天而在汝口乎於是益下帷自奮久之儒業
成嘉靖壬子舉於鄉凡四詣京師舉進士不第慨然
曰太恭人老矣不於此時就禄養何待因謁選人得
吉之龍泉令龍泉邑小而介在山谿民多豪梗喜訟
又善行金帛餌令令一爲所餌徐陰持其長短中之
以故前令無一不以簠簋敗者公聞之曰此豈邑負
令哉令自負耳到縣卽庭見士民矢心與之約曰令
來安若非利若也若屬其毋狃故習諸徵不應期訟
不對簿者令得奉法𢽾考之不汝庇有如令所爲不

法以一介自污郡若屬不言神明殛之諸廩廩受約去而猶私瞰公節廉自愛人不得干以私始益心信之下令令行理訟訟解責逋逋漸入諸保任里魁莫不肅然見憚無復敢爲餌令計者邑人大喜私相語曰明府真廉平吏吾屬其有天幸乎於時上官業已賢公爲書最上考乃旁邑諸豪令目攝公矣會隆慶改元龍南盜竊發軍府中丞憂之計非得異才如龍泉令不治因　奏請加公五品服俸移治龍南吏部如軍府言郎日擢公贛郡丞仍知龍南縣事公自度從郡領縣恐吏民不見親且縣方被寇人情匈匈亟

當綏緝以安其心以故賊事行法牽從簡恕諸伏謁
請事者公又溫顏欵語慰而遣之莫不謂府君親已
縣東下歷高沙爲兩賊巢所據又東則惠之和平岑
岡在焉公謂三巢不滅百姓不寧將陰圖翦之它日
假勸農周行四境出入山隧盡得諸巢可攻狀還謁
軍府密陳之不啻若畫地爲營壘聚米爲山谷也軍
府奇其計而不能用則贛守以撫議先入之或以公
計告守守見謂喜事心疾之因與所昵信豐令交構
公公雖有聞亦不復問其後公又倡議軍府欲分岑
岡一巢隸贛而割龍南兩巢地與之合置一新縣庶

幾貨何不煩而緩急可制其命諸繕治之役丞請得身任之軍府如其言疏請於　朝設定南縣尋移信豐令令之令自謂守故職已當得署若秩而乃有龍南之移是為所賣也怏怏不能平無何死矣時公尚在龍南繕治城郭知令以恚死極哀憐之親為經紀其喪而賻䘏之一時郡縣諸君莫不歎服公不修怨近古長者獨龍南既設諸巢賊不得恣其稱亂且與編氓按堵而居耦耕而食長老一無所患苦寔公遺之以安也乃頼守有前郤而交稱公者又非一口公遂不得久於頼議當得調會太恭人訃至即日匍匐

就道行兩邑士民遮留之不可得比歸嘗太恭人葬事竣與仲兄季弟議謂伯氏以秦毋不仕稱隱君使吾三人得宦遊無內顧憂者伯氏賜也因推祖宅讓伯氏而父事之三人皆自築室居焉公自友初服口不言功亦不以去輒爲望一意勵名檢惇宗族督誨諸子弟暇日縱情山水與親故相娛樂後伯子起家萬曆癸酉舉鄉試庚辰登進士科除粵西臨桂令令臨桂三年公猶能單騎往視之居未旬日亟命具歸騎伯子跽留之不可曰兒守官吾無所慮第聞粵界之法不便豪右恐兒任怨過耳今井井若是雖怨何

慮吾往矣抵家未二年年纔六十寢疾卒其在彌留時神清氣定無一亂語第手書十餘條遺誡子孫目遂瞑嗟乎公不可謂正命哉公生嘉靖丁亥四月廿四日卒萬曆丙戌二月十一日卽以其秋九月廿三日歸窆之配唐宜人前永昌府丞唐燮女子男二長卽御史以仁宜人出婦徐氏次以讓側室董氏出婦吳氏孫男二長象乾婦吳氏次象臨婦唐氏並伯子出予聞邵氏爲晉安孝友族黔人稱之乃伯子守家學具用世才又予所親見乃不知奉政公善樹德以称其家如是也卽所述丞顥時三巢之書寢不見用而

卒用其議定新縣鋤亂根遺其地以百世之安公何負於贛而其功不賞耶夫有功德於民而不食其報公何憾焉乃伯子繼迹入爲　主上耳目臣宣力樹勛以行公未竟之志公於是乎不死矣予故志其大者爲銘銘曰

甘棠美伯秬鬯命虎支庚番昌寔延爾祖於赫高皇肇闢興古乃有興士荷戈戎伍徙自秣陵實彼荒土基迹累仁興文易武及公之身三世珪組戮力公家借籌軍府置邑平巢民用安堵輿人誦之曰父與母章貢流聲藉藉京輔勞不自功於世何逆屣棄

一官退營芝圃人損天益疇其逆睹伯子嗣與乘時遇　主執法宣風匪曰小補考德斯光家祚彌侯公雖首丘聆若蓁谷陸屯之原冢材楚楚勒石泉宫縣縣男祖

墓表三首

明文林郎江西浮梁縣知縣玄初龔公墓表

往予一遊玄初公都下逮今契闊且三十餘年不相聞問然猶記憶其人魁梧倜直任氣節自喜心常偉之顧公居恒抗論秕文鮮所當意而獨爲予屈一指每得尺牘慨歎學嗟異而示其子衍材曰此如椽筆

也異日而父即泉下安得藉其一言不死乎嗟乎士
褊知不必以遠近爲疏戚矣今年春初公病卒行材
奉遺命具狀冐暑行泣過予請表墓予哀其意表之
曰公諱叔貢字維自人稱玄初先生蓋潮州太守茂
陽公之子新昌大尹贈御史文卿公之孫也其先自
江右徙居崇陽之吳渡塘而隱於耕者凡七世至兩
公始用儒顯先後舉進士仕所至並善樹德而去後
見思民到於今尹祝之初潮州公娶鄭孺人生四子
而公爲其仲公生而有異質長益瓌傑豪宕潮州公
大奇之雖與其兄弟俱遊膠庠至刺經綴文公但自

命其意不相襲一辭上論擬擬諸少年也嘉靖庚子一受知陳侍御而冠楚士三千人然不第越丙午始第潮州公猶及引觴自賀未幾與鄭孺人相繼下世矣公處草土者數年以讀禮之暇日益修其故業慨然有經營一世之志旁睨時俗媮淺不啻欲嘔漏人故多不附公而惟所交四方名士推重之每待次逆旅門車常擊轂有故人貴至貳卿而乘軒造公者公駁其刺謝不與見曰吾惡其不故人來而貳卿來也公既不樂附權貴而性又伉厲守高不能下人逮隆慶戊辰則已七困公車矣公猶善自廣曰馬文淵有

言丈夫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我何以擇官爲乃投牒調選人得合州學正合故文獻地公用經術爲其儒者師殊不厭薄月鳴鼓坐講堂與諸生陳古諷今而手校其課業乃得陳乾亨輩數人游揚之已皆嶷然舉也人遂稱公冰鑑云會與其州丞吏有郤而爲所齮齕於監司公聞之奮然率諸生排監司之門召丞吏立數其不法而自白無過且語侵監司受阿諸而疑豪傑非體遂欲擲手板免官去監司於是益賢公而亟令丞吏自伏庚午擢浮梁令治劇邑又五方之人雜處爲陶冶以共大官諸取給縣吏者徒日繁

費日侈應之則病民一不應則速官謗公曰此厲階也因按故實條禁之歲省戲更役若干緡錢車騎若于邑大稱便已乃新學宮振文物禁姧抑暴杜請謁之門塞苞苴之饋語在其邑去思碑不具述屬其邑大史氏爲文頌公首述崇先達營仕其郡邑而有遺愛者以爲公地公讀之怫然大怒吾豈庳庳因人而政者哉且吾自許非楚人奈何崇人我也立命吏人庭燬之公由是得謗解邱散歸比歸視衍材業已博識精詰負備名概又大喜曰家有千里駒歸亦晚矣因割其餘祿闢堂築樓已治具大會賓客酒後耳熱

益復跳笑歌呼以自寄其傲諸故人子閭里少年雖貴猶嚴事公不敢有闕入門磬折名宴率居樽下稱觴于上壽公亦自安知常與之盡歡一有小失輒倚醉詬讓之明旦又不自知所謂以故公雖有使酒罵坐名而客履日益相躡至盖訶公外有風稜而中無城府也嗟呼兹予所稱公任氣節自喜類若此即動與世忤猶有古人之風使得階制科服官闕廷則彊項正色雖賁育不能奪矣乃僅試一令遽罷無所自用其奇然進不附勢退不合汚庬幾濁世砥礪哉予又聞公里居十二年不餌藥不作佛事甲申冬偶有

微疾遽告人曰吾明年正月三日其逝矣聞者疑以爲誕至期遠近親友入問疾公以次抗手辭謝意各有屬然絕口不言家事而惟以慈孝命其子徐起自櫛沐正衣冠呼飲酒數行遂令飾車蓋鳴金鼓以往嗟呼公不可謂知命君子哉公生正德乙卯春二月去卒期年六十有六初娶丁氏無出繼娶王氏生三子伯衍極季衍樾俱殤仲衍材娶劉中丞子成女繼娶何氏孫女二一聘舉人吳楚才子徹一聘太學生饒忠子其衍材將卜葬公某山之陽是爲表

勅贈文林郎襄陽府推官子東劉公墓表

劉公下世蓋在萬曆甲戌之仲春時季子三才方齔遽諸生間匱匱具士禮以葬屬其郡攷功氏任瀚為作誌稱公猶處士也越九年壬午季子褒然為其鄉舉首癸未發進士第選授襄陽府理官理襄陽三年奏績乃得被　恩誥爵公為文林郎如季子秩季子蹶然喜而迺愀然悲拊膺　詔改樹公墓道而表章之因介予友孫孝廉敍政徵言於予按公諱泳字子東蜀嘉陵之鄰水縣人永樂間五世祖嘉擧明經為慶陽理其子尚綸亦擧明經為京兆理尚綸生介介生祥祥生繼遷世世有隱德繼傑字崇樂即公父

初娶艾孺人舉二子伯子澤公其仲也公生嘉靖改元三月望日自少警敏日可强記數千言弱冠受學伯氏業已成經術而不見知有司會伯氏與崇樂公先後物故公哀毁踰禮尋亦委身家政上堂奉母下堂恤伯兄之遺孤稍稍厭薄制舉業矣時有司望選士公亦晏然不欲行諸執友憐其才從旁慫恿之公謝曰休矣家慈春秋高矣吾豈能割一日養而就經生名哉艾孺人聞之亦稱快公事艾孺人敦行古溫清禮曲極愉婉遇有過輙長跽順受而不敢少有迕色有疾則手調七藥日夜侍牀第不休孺人居恒以

伯子之遺孤啓蒙爲僉公既從穉孫中撫啓蒙而成立之至廢者則田園自取其磽埆者而以腴與孤僮僕牛馬自取其老瘠者而以壯與孤孺人曰吾老且死不復爲孤慮矣以故里人孝友公而卜其後將大未幾孰毋喪哀踰前喪幾不能起然公自廢學以後益能拓先業而其配甘孺人又以勤儉佐之貲復殷殷起庚幾號素封矣後邑人以繕城之役坐困米價騰踊或勸公出糶以自利公笑曰以吾居邑屋而坐視宗鄰無生色非夫也尚忍以升斗自利哉姑守此與宗鄰人共飽耳其一切稱貸公而逋不能償者公

往往面焚其券而不使聞於人鄰少年有横侵公田界者蒼頭不能平以告公公曰若但謹避之吾終不能以小嫌傷古人親睦之義畱爲子孫計非尺寸之土可長恃也少年聞而愧悔自失益服公長者已視二子漸長歲延明師傅之雖病憊伏枕時不廢誠語毋謂先世父子相望以儒術起家及汝父之身娶家難而不克自振沒齒有餘憾焉見曹其勉圖之以竟吾志毋自肎負先人也居數歲季子補邑學諸生試輒高等公喜曰見有英骨當貴第恨老父不及見耳語訖相對泣數行下無何公竟不起年才五十有三

墓在飛鳳山之陽云男子三人長三聘娶唐氏次三
綱承殤季三才郎司理娶深氏繼江氏女子二人一
適吳一爵一適庠生侯世芳並甘溪人出男孫五人
士賓士魁俱庠生士光士某並唐出士英江出女孫
二人尚幼嗟乎孜功氏稱鄉邑故多質行長者宜莫
如公盖公其天性篤於親而子猶子如子而又恤宗
鄰不私其才避惡少年而卒能使之愧悔自失樹德
厚矣故身未被章綫而歿膺華袞行不出閭里而名
聞　朝廷算不及中壽而澤流奕世諺云百年之利
樹德有以哉以予覩季子識畧風猷爲士林望郎初

試江漢間爲　天子操法亦得爲文林公行仁行且
立朝樹勳伐銘鐘鼎公殆非可以一命榮矣宇故表
其著者俟史臣采焉

勑贈太孺人劉毋甘氏墓表

孺人爲文林郎劉公妻而襄陽司理三才毋也頃司
理致書爲其毋乞表墓辭曰先慈棄不肖孤家食時
不得沾祿養又適以省試不遑視含將抱鼻魚之恨
終焉今墓木且拱不自慰猶藉一經之遺釋褐除
書爲襄陽理比及三年報政徵家眉　主上恩特下
璽書褒錄因錫爵先二人先慈之稱孺人寔自今始

蓋泉壤之遺榮臣子之極幸也惟襄與郢相去千餘
里猶得以比壤吏竊聞先生下風願不靳一言為孤
闕毋幽德彰示 主上恩不朽先生豈有意乎詔云
不知其要視其子即司理君孝思孺人蓋可表也已
狀稱孺人甘姓行三父處士宗德母楊氏世與文林
公居同鄰水兩家並邑望族初處士視孺人端靜婧
好兄不踰閾言不外聞雅珍愛之因口授以內則諸
篇必欲待宅相而後字不輕許人會崇樂公將為文
林公納聘處士猶偃蹇焉比閭里中長老稱劉氏有
世德而文林公文才男子遂慨然受聘而以孺人歸

之歸未數歲遭崇德公喪孺人與文林公竭哀襄事無遺禮又謹事丈母丈母故嚴重視諸婦如束濕薪獨孺人以下氣柔聲左右之鮮不稱旨卽分理諸務大者烝嘗家廟俎豆賓客羔鴈內外親以及米鹽盎脯雞豚孕字之屬纖嗇娓瑣孺人一一手治之比其理也又不自言勞曰姑力也丈母自厭麤糲至奉丈母則非滫瀡不進丈母亦時時爲改容私謂仲得婦如是者十餘年丈母卒文林公旋以遘哀病骨立一切家政屬孺人總之孺人拮据佐文林公撫孤賑乏解筐篚爲兩兒行經師修而猶用其餘力積居思數千

金爲文林公鼎　產業富甲其里里人翕然稱孺人第
而傑丈夫也居　恒督誨司理君日夜企有以自樹暨
司理君補邑庠　士弟子試偶絀有司孺人喜且誡曰
若毋餒幸而有　家不免爲喪禍婦安得吾見奮跡當
世易我以尚方　錦乎司理君受誡益下帷博綜群籍
明習古今事要　駸駸成名儒未幾文林公卒越五年
孺人亦病暑卒　又二年爲萬曆壬午司理君始領其
鄉賢能書明年　成進士以有今官又文林公與孺人
並受　貤典以　有今贈云嗟乎孺人以令德成其子
司理君以榮名　顯其親劉自此大矣倘所謂世德之

報非邪孺人享年五十有七葬祔飛鳳山文林公塋乃其生卒歲月與諸子孫婚嫁文林公誌表備矣不復贅姑論撰其大者表之吳子曰昔儁母問于平反孫母慰于行陰德至於今稱之夫司理刑官也司理君於楚獄多所平反而行陰德故厚使孺人而在其為守官訓止此夫司理君可謂不忝其母哉

甗甒洞續稿文部卷之三終

䚡䚮洞續藁文部卷之四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序文十二首

蒼雪公詩禪序

蒼雪公姓揚名文字子實吾友伯海曾大父也伯海故多秇而尤自喜於詩諸名人之遊金陵者無不樂與伯海交乃伯海之爲詩也盖本家學云自蒼雪公稱詩　仁宣間著有詩禪二卷梓在西蜀蹇大宰家且百年凡三傳揚氏子孫僅遺一帙伯海得奉以爲

典則而師法之今偕海年已近七十尚能手鈔其全帙挾之遡大江入楚謁予序予觀蒼雪公遜禪者也遂禪於詩采唐人五七言近體八百餘篇而以禪家三乘品之亦如編貝綴珠秩然有第而古體不一及焉至所評說養意趣審格調以賡歌爲詩之源風雅爲詩之儔離騷爲詩之變則又古今不易之論近體不必盡也豈說近爲詩者而指以從入之法門耶夫詩也而禪揄之蓋卽所謂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厭幾深於詩哉昔匡稚珪說詩能解人頤而讀郭景純詩者輒覺神超形越此其旨大與禪類難言之

矣佰海既以詩世其家猶欲廣其傳與天下後進生共其又禪家所謂傳燈意乎

劉武選遺稿序

昔者吾友劉方回氏盖自舞勺之年能爲近體詩暨舉明經入對公車往反燕趙梁楚者十餘年諸體漸備然率自命其意每尺牘出輙爲人所爭傳不暇施黜竄即時時雜用宋元人語亦不自覺憶嘗同予登黄姑山而觀蘇長公故所書銀山鐵壁處方回與至詩立就屬予和之輙見稱賞以爲近唐云而予時實未知詩也後方回舉進士爲司馬郎時予與海内二

三君子稱詩　閣下方回見而大悅之因盡棄其生平所著一變爲唐音此非獨其才情高而志殊足以引帥也顧方回自少嬰羸疾雖呻吟瞑眩閻手一卷不置已又勞於服官羸益甚以故好古而艱於博習好吟而怯於苦思取適其適而止焉乃里中先輩之號能詩者自郭侍御楊按察以往方回其鴈行矣方回詩自一變後尤善其韜晦不槩以示人而獨予所見不下二百首其由武選請告還遂諸作卽予亦不多見屬捐世將其孤之斗尚在孩孺不能収遂至散逸無只牘存嗟乎傷哉今之斗且壯哀其父泯泯無述

也因乞諸長老士大夫家口弦而腹笥者堇堇數十篇彙爲一帙謁予序而傳之嗟乎傷哉此無異爨下桐而赤水珠也雖取數不多而得之滅沒之後爲益貴耳夫世亦豈必於方回求多乎

賀郡大夫張公考績序

矜張公令鍾祥業已　奏績被　命馳封其父文林郎母孺人屬大中丞劉公敕有司爲營綽楔里中貽揭　主恩而旌張氏世澤爲後來臣子風甚盛典也豈惟蜀人以爲華楚人且聞而豔之矣會公守輿國又三年而所　奏績非一邑比由兩臺使以及藩臬

諸上官無不循良公而署上考以聞於　朝而所俟
新命又非郎官比也夫君子脩其職以報君顯其身
以及親張公有焉于時其僚佐與諸文學官皆爲公
德色相賀因屬予致辭予惟公往歲入計蓋嘗有不
腆之辭矣比其績猶未成也茲不三年有成時哉昔
者魯報政周公見以爲遲曰變其禮易其俗所以遲
齊報政周公見以爲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所以疾夫
政之難易因乎地而報之遲疾因乎才周公蓋有所
試矣藉令大公爲魯伯禽爲齊卽有異同而强弱豈
盡繫乎廼若王稽守河東三年不上計謂恐以功干

名韓延壽守東郡三年不行縣謂恐無益而重煩擾此兩人者非不赫赫秦漢間然予竊憶其時法制未備吏猶得寬假無結束何可繩之爲已成事乎今國家重親民長吏而考課之法於守令爲最嚴每下恩澤詔書褒勞異績而爵其所自生或增秩賜金或超拜右職於守令一無所靳公於斯時報政殆功名遇合之會乎予觀公初政猶不免有變禮易俗之勞久則因而安之惟衆庶便即強禦不能奪上官不能移庶幾用齊魯之政濟焉公蓋長者也負兼才而不自用操孤介而不自賢其政務在近民民亦樂近之

若家人父子相保愛而四境之內諸墝土肥磽里俗淳澆積聚豐耗生齒休戚公罔不心籍而掌撫之即山谷無知偶造其前欲有所嘗公公但問以一二微事若鳥攫吏肉亭長寄聲之類其人大驚以公具知其狀惶恐叩頭而公終不忍置之法其有悖而負公者公反先自刻責益其負之何以至此負者聞而創悔無所容因自繫挽肉袒謝於庭公卒善待之使藏怒焉以故恩信素結令必行禁必止訟者立解而歸者踵至前一切排會相告訐與若反脣相誶語者皆不煩鞭箠傳相救厲以自新矣不復犯閭行兩縣境

入阡陌則縣父老子弟扶携滿道擁輿問起居公因
察所患苦而蘇息之所至稱去惟恐公之不行縣也
蓋三年一日郡邑一家矣語云鏡執清而無事善惡
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吏執清
正而無事以鏡善惡以衡輕重不亦猶是乎以此報
政則所謂名實加上下者也而又何嫌於自功今公
且受知　主上非久當增秩趨拜而二尊人行亦謝
郎官而大夫矣茲諳君所以爲公德邑相賀與

劉子成先生集序

子成先生既罷中丞十五年子亦罷大梁政歸先生

乃使執訊詒予書曰昔者陳思王自負其奇無人乎一世然卒自謂所著多蕪穢因刪定別撰爲一録而其客丁敬禮氏亦嘗以小文使王潤飾之曰文之佳惡當自得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嗟乎古人志在可傳名相高而氣不難於相下乃爾矧予才不逮二子遠甚而所著蕪穢何啻過之竊不自量敢以刪定潤飾徼惠我明卿明卿豈無意乎時予固謝不能而先生遂欲命駕造予而屬之會病作不起越數年其子應占儼然奉諸稿來再拜而請曰此先子治命也昔稚孚也敢專承之予因受而卒業焉則孝廉吳國賢氏

業已刪定過半題之曰太白原稿從其故居名也录
又竆數月之力精求之得三之一屬兩兒工良士哀
爲銓次之始殺青授應占應占奉以告剞劂氏書且
成應占又再拜以叙請叙曰先生初爲法曹郎猶及
游五于間相習爲古文辭會其時疆圉故多先生好
談兵家言爲當事者物色且被選事名而出之治兵
夜郎淮海尋以上首虜功超晉御史中丞墳撫江北
諸大郡盖十餘年距躍戎馬間自謂乘時樹勲伐受
知　主上將相之業可坐而致也亡何坐飛語罷去
天下人共屈之先生亦自鞅鞅不能平又累被薦書

輙為人所擠不見用始慨然語國賢吾悔不竟五子業也舍雕蟲而汗馬藉即以汗馬狥國安見其為壯夫哉穆叔不云乎身沒而其言立於後世謂之不朽夫不朽大業也又安得目以為小技吾與子其圖之矣今覩先生里居以後諸作多視宦游時數倍而博且雅又數倍大較一言不五子不詩而文則言言武于驎也即子不敢負先生地下而有所求多殆武庫之有利鈍玉府之有瑕瑜乎取一於三使後世徵其利不覩其鈍實其瑜不摭其瑕先生於是乎不朽矣地下可作庶幾謂子知言哉

送黃州太守范公入覲序

昔在列國漢東之國隨爲大今黃鄰於隨而大於隨且數倍夫黃之大非獨其疆域廣財賦訟獄繁也又非獨其四封盜賊閭里輕俠根株窟穴多也又非獨其丞史緣絕之弊與諸吏請求銖兩之姦蝟發不易禁也即搢紳先生世家右族若學宮弟子之待賢良文學之選者慓起雲合歘然冠三楚矣何論隨故守黃者不貴煩苛而貴操事要不難核名實而難肅觀望不佞國倫所見黃使君赫赫稱行能而立致通顯者豈少哉然居卒見憚而去鮮見思循良之風遠

焉耳項闈范公之守黃也不知黃之爲大也明師帥之職而存德禮長者之風大者躬厲清白爲諸州邑先已乃宣布 詔令令所在知 上意而所爲周急繼困尉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至如晚近所尚一切鉤距披抉挾術數搆會吏民以自賢其才智其究足以澆淳散樸徒傷國家大體無益於治安則公一無所用故其明不察未有能煬其明者其令不煩未有能格其令者其法不峻未有能亂其法者諸吏民藉以脩其職而樂其生莫不輸寫心腹爲公奔走事事諸搢紳先生擲上弟子藉以重其鄉而善其俗

莫不竦意歛衽嗟服公王佐才吏民所紀有如黃次
公外寬內明得吏民心龔少卿尉安吏民使安土樂
業公豈非其儔與若嶸趙諸君子非不有赫赫名而
公固有所不爲矣居二年黃且大治會當率所部諸
長吏入計而諸長吏則先期走使涉江問言於國倫
曰述職令典也顧州邑各述一職而郡使君總之爲
一職所小大區焉于儕小子分傅使君下僚北面受
質而奉揚之罔敢有怠闕乃智有所闇而使君開之
力有所短而使君振之故實有所弗恊而使君型範
之胸臆有所結約而使君宣暢之使仰無東逕之慮

俯無引肘之累各竭其才而已焉茲有造於吾儕而所以造黃人者至恩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吾使君奚啻民之父母也與哉今者五馬在駕䄠帷在門祖而舍軷者在郊諸父老皇皇焉攀無鄭也願一言屬餞餞者先生豈無意乎國倫曰以予所聞而質諸長吏之所請則信乎古今人情不甚相遠而循良之風可復追也公今入朝當為天官所表異天子且親問賜金超拜三公九列非黃人所得借何惑乎諸長吏為黃人戀戀哉惜耄言不足為公重姑以俟史氏云

送黃岡趙明府入覲序

趙君宣州名儒起家進士初爲武昌令且二年兩臺使表奏其能治劇徙黃岡蓋用薛贛君由宛句徙長安尹子心由栗邑徙平陵故事也在黃岡又以治行考成天官大冢宰得書最以聞受知　主上褒以璽書賜爵其父母榮矣趙君亦用是感奮思竭智畢能以安黃衆㢘報　主上思會有明詔諸察舉守令有理效者令久任不得數更易遇公卿缺即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以趙君久於黃凡四年再入覲于闕趙君之初覲也黃父老士人匍匐攀送百里外者不下

十百輩迨今行政久樹德寖深黃父老士人之匍匐攀送者不知幾百輩踰境嘗幾百里然亦河内人借冠小黃三老留延時也其爲別殆益難矣今時郡衙諸參軍與其邑諸僚佐又日習於趙君之賢有所託以取重而陰拜其賜者也將爲趙君卜祖於郊儀然介予友王行甫書來以贈言見屬予不佞即弗嫺於辭乃趙君予所知也安得無言夫趙君沈毅長厚其爲政每以經術自輔節廉而不近名又其才足以肩重理煩亂所居邑介在大江之濵爲上下舟車所湊冠蓋相望無虚日趙君苐從容應之不慢亦不厲

民即受記考事不盡任法而大旨在拊循孤弱鉏抑豪強以風示四境四境民而愛之遇奉檄持與華大議輒復引古今處便宜各當事要諸上官自以爲不及見丞史有細過不忍暴章第以意相曉令自改圖而卒保其無敗有郡大夫馭吏稍嚴急趙君微諷之逢其怒趙君退而引過曰大夫方正人吾自進言過激耳大夫聞之賢趙君不容口其後大夫已遷去橫被飛語幾墮不測趙君則傾身排衆論力白其冤事乃定予又聞趙君在邑其經費不繼不忍囲市徵取諸家齊佐之予嘗詒之書曰士之仕也不家於官清

矣而又裒其家以供官用豈非古所謂清畏人知者乎予所知趙君遜才大節盖如此雖兩臺使累薦未必盡予故撰次以爲贈言諸君子當亦不謂予佞也語云器大者受亦大山嶽之高也以藏垢河海之廣也以納汚由古及今有德厚如趙君而不旃當台□者乎玆行當首應明詔矣

海天小隱圖序

齊大夫之守鄮也政平訟理稱良二千石矣乃居恒念故土而視郡齋如寄自謂家北海上舉目見海日以恣玩弄而懌情志其景有八今去海遠遊羈紲一

官忽忽如有所失第時時眉睫間耳于時客有繪八景圖以為贈者大夫蹶然喜曰異哉客力能移海也子隱於吏其猶隱於海乎遂命之曰海天小隱而李太史本寧為作記陳州牧心叔賦之諸僚佐郡士人相與後贊而歌詠之總總林林累而成帙司理錢君寔銓次之以傳而獨虛首簡俟予序予披圖誦諸撰述則恍然觀於海矣小隱其旨自王康琚氏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豈不謂身隱小而神隱大乎大夫負天下才業不能一日去朝市獨奈何避大稱小也予聞赤縣九州裨海環之裨海之外復有九都大瀛

海環之由斯而談裨海大瀛之一洲也北海裨海之一隅也而况居北海之濆曾不足以當蹄涔大夫隱以爲小不亦宜乎故曰環堵之外耳有所不及聞百里之外目有所不及覩厭小而騖大非善隱也騖大不已將東涉波谷西躡豐沮南升氾天北窮大幽使車轍馬跡遍天下且將航扶桑之津蹈積羽之衢躐黿鼉之梁探金樞之穴使吾怪覩異聞精驗於一世而後爲大乎噫乎日亦不足矣夫騖大者忘乎其小者也安小者忘乎其大者也忘乎其小必蕩而失其所歸忘乎其大庶幾天下無全海焉何也舉一隅而

稗海其槩也舉一洲而大瀛亦其槩也安見九都太而蹄涔小乎茲大夫所爲神隱與康琚氏異也今夫善飯牛者富貴不入其心故牛肥善求馬者牝牡驪黃不入其目故馬良善度世者紛華波蕩不滑其衷故與世推移而無迹大夫寓目於海而遊心於天所見蕩潏潮汐吞吐三光與島嶼之飄颻魚龍之潛躍烟霏之乍合乍散天琛水怪之若沈若浮金宮玉闕之時有時無海童鮫人谷神水伯之忽見忽不見皆幻也所謂包乾與括坤區莫非幻也惟大夫爲能幻視一世即一世皆海無朝市無山林可隱可顯而我

無與焉是大瀛在其胷中故自是常小而天下無全海非蠡測管窺之謂也小隱之爲義大矣哉予姑書此以報司理君而八景則諸撰述詳矣復何贅

督學王公類稿序

督學大夫上海王公盖在先朝爲名御史直聲動天下予竊心壯之屬匏繫海濱不及遽見諸章疏已得之則凛然骨鯁之風即正色立朝如孔父通達國體如賈生面折廷爭不畏疆禦如汲黯未之遠過益令予竦意變色頓爲公歎輒乃公非久坐直道忤權貴人去國而服州郡矣頃遇朝政清明公稍遷按

察僉事入楚視學政予在田閒聞之大喜曰正人登用楚士先得師世運文物其相待而興乎已又得公所為古今攷叙讀之大旨險剽剝而尚探討薄藻繪而崇典章知公直言敢諫陳古諷今非獨以氣節勝而得之博學明辨者深也古之儒者類能脩先聖之術明習當世務以待論辨為天子使而今也不必盡然以公當之予知其不忝矣孔子曰學所以益才也不亦信乎故以為人臣必正必直以為人師必公必明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今公居楚且四年所樹士多　上國所材亦既有成教矣始出其類稿若干卷

以覘内翰郭美命美命大稱善以爲可傳傳之因寓書屬予序予受而卒業焉則往時所見諸章疏裒然列在首表而文若詩畢槩其後有如編貝貫玉夫章疏無容贊矣即文成一家詩具三體率多取材於腹笥而脫迹於風斤不落筌蹄不涉蹊徑惟意所適一無所猥襲皆足以毘倫物而抒性情蓋所謂博古而不盭於今綜今而不倍於古也不朽之業其在茲乎夫章疏見公經世之大畧而高風勁節先之文若詩其緒餘也昔者穆叔論三不朽而以立言次功德公寔兼有焉必傳何疑第予無辛未嘗一日從公遊參

海内士多知公而予亦不敢自後矣張子高不云乎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予之託於公也亦然善觀公者其毋以立言盡公哉

遠遊編序

豫章友人朱貞吉氏頃歲兩遊吳越歷覽江湖諸名勝吊古懷賢感時紀事所至與諸墨卿詞客交懽倡和得詩幾三百篇歸而手次為二帙命之曰遠遊編使使持視予屬彈射而序之序曰遠遊屈原之所作也原遭讒見放行吟山澤有所託而逝焉故其詞弘雅其志愈悲非誠好遊也其後司馬遷述史蓋嘗南

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登姑蘇望五湖闚九疑浮於
湘沅歸而博采羣書勒成一家至其自序乃謂詩三
百篇為聖賢憂憤之作則有激乎其言之貞吉親為
帝孫貴視列矦處連棿而御結駟又身通六藝所知
交多天下名人優游邸第翺翔文苑情景並適非復
遭讒如左徒被幽如太史也何至憤激而為詩且以
遠遊名編乎嗟乎蓋有旨矣夫鞬處櫜而韜脫劍在
匣而光騰騏驥騄耳千里之足也而造父弗御則與
凡駒同楩楠杞梓明堂之材也而匠氏弗采則與衆
卉同夫士亦然古有扣角疾歌抱膝長吟者豈盡遭

說被幽而後發哉懷才不售抱志無以自通中意逌阨困宜激而成聲耳若貞吉自來髮被服儒術多所旁觀古圖史傳記發為騷詩藻雅瑰奇為士林所爭豔而又明習國家故實擿通當世務顧見束於宗有司曾不得試為掌故偃仰一室動觸四隅即坐糜常祿蒙胄天子親親至恩非其安也居恒自度棄繻投筆之事業已不可為豈其能俛首結舌伏凡駒之櫪雜衆卉之林乎其為遠遊蓋慕左徒太史之風而欲取助於名山大川以自舒其胸臆之結約亦情也今觀諸詩體益備思益沈才情益邑而生平慷慨

磊落之氣輸寫殆盡豈非遠遊之精驗乎彼所謂上寥廓而無天下崢嶸而無地寓言也貞吉不必然矣乃獨徘徊吳越卒憚九疑之險而不一窺雲夢七澤之大謂遠遊何貞吉倘有意乎請得鼓枻滄浪以俟之

題朱圖南豫章社草

予既序貞吉詩而貞吉且不吝受予彈射單車自南州越匡廬來叩予甔甀洞中謀與之濡首飲花石間五六日別去別時貞吉手一編授予曰此埠兒學詩草也乞題數語其端示之正鵠以動君發機可乎予

閱諸草蓋三體百餘篇風氣才情大似貞吉有不盡合則自匠者勇於求新而獲長難範古者役於用舊而暢意難乃其進也重家鴝而不愛野雉何憂不貞吉乎夫貞吉子而貞吉有之 則辟疆之有路少中壘之有子駿並足稱父子之美矣予竊爲貞吉快心焉增字圖南詩命之曰豫章社草

榮哀錄序

榮哀錄者南海王侍御思其親而作也初侍御其父明經負用世才不遇而蚤世葬且二十餘年乃得被命追爵爲文林郎則侍御令上儁時 貤典也是故

榮至而哀生焉夫榮榮其不死也哀哀其不逮也人子之心豈有已乎古人薄椎牛而珍雞豚覲列鼎而思恭養皆由榮而思哀感深矣予覲侍御之自述與上雋諸君子之述文林公則王氏之中落而復振也天寔祚之非是父不能貽子穀非是子不能顯父名非遭遇　聖明未必遽拜　恩渥詔以故侍御不獨思其親而尤思其　榮吾親者而攄報稱之難則哀之所由生乎孝哉侍御可與言忠矣故曰孝所以事君也昔者中山人之報其君也曰是嘗下壺飧餔臣父翳桑人之報宣子也亦曰是嘗橐餡食遺吾母夫

簞食壺飧恩至微細一及其父母則重如五鼎萬鍾
而慨然許身報之况　主上褒一命之績遂及其所
生而使士爵增秩史臣撰制録海濵之遺行揚泉戸
之幽光一日而聲重闕廷易布衣以華袞此之爲德
盖與覆載同也侍御之潸然涕出奮焉思報固其情
哉可謂不忘本矣曩侍御令上雋時予竊聞其善樹
循自姓爲楚良吏冠頃執法西臺累抗章直言凛凛
有骨鯁之風予固知其報　主之心日益匪懈而文
林公享封爵地下行不止一命也姑爲序是録而傳
焉侍御名某字某起家進士先世本王姓以里籍之

謁而稱黃者百餘年今始得蒙復云

賀黃州曾司理考績敘　封序

樂安曾君理黃踰三年報政　天子嘉其績下璽書褒勞之賜爵其父學正公爲文林郎母爲孺人而黃所部諸州邑長吏且相趣稱賀君因介趙黃岡致幣以言爲予敘辭三讓之不得乃報曰須曾君拜天子褒書將世德表行能蓋榮於華衮矣豈山中人卷言尚足爲君重重違諸長吏之請乎禮載養子先陳父母之過以其戒也即以顯親揚名任之故顯揚之與爲人子者隆焉不得不可以爲悅而不必皆得

則逆也昔者狐毛與偃從君不貳父教之忠也舊不
疑爲吏嚴而不殘毋教之仁也此其父母蓋被華衮
以至於今然則士之仕也忠其君即忠其親仁其民
亦仁其親非有二道矣夫司理刑官也刑者平也
天子愛養元元虞恩德不宣天下有冤民故郡置一
理理之理其不平者以助太守爲治非欲其文而致
之罪也今之爲理者又不獨理一郡往往代直指使
者行部廉問風俗察舉吏治按訊疑獄其責寖重而
赭衣黑幪之待奏獻與黃綬黑綬之印推轂者寖多
其以身試法懼不爲輿論所容亦且行私諂以彌縫

其闕失倖漏文罔遂得藉資胥重徼能名以塗人耳
目其狀不可縷數故郡國望風尊理官如直指郎理
官多才賢業已成習又每視直指嚮意爲寬猛低昂
不得盡用其志甚者謂吏道以法令爲師所至飾威
稜盛車騎動榜掠自丞尉以下屏息蒲伏不敢卬視
其所鞫訊雖洽多不必得情而遽報辭服致其人甘
斃桎梏不願對理官又廣設機智求吏民過失譴呵
細微一有纖介輒陰摘其瑕中之使官屬章皇閭里
迫促一切以爲精明至父老疾苦與宿姦大猾之伏
城社者曾不及一問如是者人人重足立而直指之

薦章上矣鄙語云苛政不親煩苦傷恩則將焉用理哉不圖黃人得曾君矯矯流俗外也予所覯見君進止雍容談論依傳經術職典決疑任平恕惟恐有失入雖身兼數器然用學而不用才用明而不用察攝邑邑治佐郡郡清行部部不擾庶幾所謂理其不平者而止也蓋其大旨寧舍細過而不忍爲鉤距鉥箭之法寧失逝名而不忍襲蒼鷹乳虎之風寧從史直指操大體去其泰甚而不忍陰搆吏民使豪傑自相佐予固知其以學勝也黃之儒者王行甫氏嘗爲予稱君底厲清白容靜有文而學則受之其文林公蓋

公嘗師事成安鄒先生談名理雖試為文學官未究於用君繼其志起明經甲科今雖持三尺律令而堯舜周孔之道未嘗一日不形於言其為忠且仁也固然哉且古之言陰德而卜其子孫必興者無如治獄不冤若于公高閭門容駟馬車蓋何比于受符策代為名族是也天驗高而聽卑君自度與兩君子比德乎固當世世亨有封爵何止治一命而諸長吏之相趣稱賀意深遠矣君其損慎哉予楚人請以楚故實為君贊孫叔敖為令尹吏民皆賀而自冠老父後至獨不賀子玉為令尹國老皆賀而蔿賈後至亦不賀

夫以叔敖之賢也與子玉之智也而猶有不賀彼皆欲有所進也豈魯君亦欲有所進乎而諸長吏國人賀君者多矣

靦䑛洞續稿 卷之四 二十